

余范

崇月

歸去來

善曰序曰余家貧又心憫遠役歸澤縣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

生嬌

春編有歸與之情自文

史拒必版社印行

陶淵明

銑曰潛為彭澤令是時郡遣督郵至縣吏當束帶見督郵潛乃

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乃自解印綬將歸田園因而命

篇曰歸去來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

善曰毛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良

日蕪謂草也胡猶何也

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

曰本

漢學

論文集

(一)楚辭曰惆悵

役此我自為何所惆悵而獨為悲

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

余崇生
范月嬌
編譯

文史哲出版社
印行

曰
今
漢
學
論
文
集
(一)

日本漢學論文集(一)

編譯者：余崇生·范月嬌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〇七五五號

發行所：文史哲出版社

印刷者：文史哲出版社

臺北市羅師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撥〇五二八八二彭正雄帳戶
電話：三五一一〇二八

實價新台幣一六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元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序

黃錦鉉

相傳應神天皇十六（二八五）年王仁從百濟國帶了「論語」與「千字文」往日本後，漢學就在日本播下了種子，接著由於遣唐使的往返，高僧的東渡，更是使漢學在日本生根、茁壯，以至於開花、結果。從此以後，日本漢學的研究，不但是自己著作，而且也自己仿刻漢籍，有許多在中國本土遺失的古籍，卻在日本流傳，諸如太宰春台之「古文孝經」，根本武夷之「論語集解義疏」，山井崑崙所輯之「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刻本，頗引起國人的注意。漸漸的，由於單方面的給與，演變成雙方面的交流，這不能不歸功於日本學者研究漢學的努力。

近年來，科學進步，交通發達，中日兩國間的距離，更爲接近，漢學研究成果的交流，也更爲頻繁，但因文字的不同，仍被劃開了一道鴻溝。

范月嬌小姐與余崇生先生，先後留學東瀛，研究日本漢學，譯述多篇日本漢學名著，近應文史哲出版社之請，將陸續彙集刊行問世，使本國學者得悉日本漢學者研究之趨向與方法，余樂觀其能促進彼此文化之交流，茲當刊行之際，爰綴數語，以介篇端，是爲序。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國父誕辰日

日本漢學論文集(一) 目次

序	黃錦鉉	一
淮戎與或氏諸器	白川 靜著・范月嬌譯	一
子路事蹟考	木村英一著・黃錦鉉譯	二三
王道到霸道的衍變	日原利國著・范月嬌譯	三九
荀子論理學之本質	加地伸行著	五七
「墨子」明思篇的故事與信仰	谷口義介著・范月嬌譯	七九
月令的形	白川 靜著・范月嬌譯	九五
採桑女	白川 靜著・范月嬌譯	一〇七
方術傳之成立及其特性	坂出祥伸著・余崇生譯	一一七
復讐之理論	日原利國著・余崇生譯	一三五
楚辭釋文作者考	竹治貞夫著・傅錫壬譯	一六三
潘岳的「秋興賦」與「閑居賦」	松木幸男著・范月嬌譯	二〇一
「離騷」及「九章」的形成	岡村 繁著・范月嬌譯	二一九

淮戎與戎氏諸器

白川靜著
范月嬌譯

一、豫西諸戎

陝西扶風一帶係西周早期彝器出土極豐富的地區。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五日，自其莊白村西的西周殘墓出土了戎氏諸器，其中有長銘文的戎鼎一、二及戎斝一，每件均係重要資料，且包含着與舊著錄有關的問題，這些器群需要再檢討之處甚多。關於此莊白村的戎氏諸器，有羅西章，吳鎮烽，雒忠恕等的「陝西扶風出土西周伯戎諸器」（『文物』，一九七六、六）論文；又關於器銘考釋有唐蘭的「伯戎三器銘文的譯文和考釋」（同上），在我的『金文通釋』（「補釋篇」一二、第四十九輯、昭和五三、一二）裡亦嘗試作了考釋。

在此三器銘中，戎鼎二有「淮戎」一語，是金文初見的資料。這個「淮」字係从唯和水的字形，因與曾伯鸛簋所見的「克狄淮夷」同形，故可釋作「淮」字。淮夷，在金文裡用南淮夷（虢仲盃、虢父盃蓋）或東夷，南夷（宗周鐘）之語來稱呼，是被視為夷系的種族，在此器銘裡所說的「淮戎」係屬北西方的戎種，別於淮夷本族的外族。

戎種，如「東夷西戎」之語，原是西方的種族。可是，古代的戎種諸族，橫互於北支的全域，東方以濟西，西方以冀南、豫西地區爲其主要根據地。據趙鐵寒的「春秋時期的戎狄地理分布及其源流」上（『大陸雜誌』第十一卷第二期、民國四十四年，又『中國上古史論文選輯』第二冊、民國五十五年），其諸族係分布於伊洛、豫北、濟西、渭洛、晉南、晉中、遼西各地區。關於其中的濟西之戎，在『左傳』裡有下列之記載：

隱二年經：春，公會戎于潛。傳：脩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隱七年經：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桓二年經：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傳：公及戎盟于唐，脩舊好也。

莊十八年經：夏，公追戎于濟西。傳：不言其來，諱之也。

莊二十四年經：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

哀十七年傳：初，公（衛莊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戎州人攻之，……己氏遂殺之。

根據這些記述，孤立於濟西的此種族，似乎經過了春秋期仍維持着相當的勢力，恐怕他們係自殷周以前即進入了此地區。因此，有時即使是對周室的政治政策亦表現出反抗的態度。被稱爲東國瘡戎者，想必是屬同一系列。班固，蓋穆王期之器，其銘文曰：

王令毛白，以邦冢君、土駿、□人，伐東或瘡戎，威。

其戡定，確實前後需時三年。與徐偃王的崛起亦有關聯的此濟西諸戎，蓋係古代北方戎種的遺孽。

諸戎的主勢力，古代在冀中、冀南方面者，也是從殷武丁卜辭的各方征伐推測出來的。其戰役係文獻裡所說的「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易經』「既濟」九三爻辭）此鬼方，亦於周初頑強抵抗周室的支配而受到大討伐。當殷的望族孟率領諸侯作戰之際，在他的作器大孟鼎上載有戎人的支配統治，又小孟鼎上載有討伐鬼方的獻捷禮。大孟鼎的銘文曰：

王曰：氐（於）！令女孟，井乃嗣且南公。王曰：孟，殛蠻來，死嗣戎，敏諫罰訟，夙夕蠻我一人，壹四方，隼我，其通省先王受民受疆土。

死嗣戎，乃命令在周室支配下戎種的管理之語。小孟鼎所載的獻捷禮，乃討伐戎方之際的獻馘。戎方，蓋係『易經』裡所謂的鬼方，後來被稱為獯豸、薰育等。在後期，即宣王期的虢季子白盤上可看到「厥統」，不娶殷上可看到「厥允」之名。在虢季子白盤上所記載的戰果如下：

折首五百，執噍五十，是曰先行。

和小孟鼎上所記載的討伐，以戰果比較，則小孟鼎之所載規模較大，其俘獲物有：

隻臧四千八百□十二臧，孚人萬三千八十一人，孚馬□□四，孚車卅兩，孚牛三百五十五牛，羊卅八羊。在後役裡尚添加了若干的俘獲物。

山西之地，在古昔周初封建之時，係唐叔的封地。唐叔，乃『左傳』僖公二十四所載的「邢、晉

應、韓，武之穆也」的武王之子，即金文裡的康侯丰。關於唐之初封（見『史記』『晉世家』），在唐柳子厚的「桐葉封弟辯」裡亦論及，更令人懷疑此封建的史實性。

晉始封當時之事見於『左傳』襄公十四年，係記述晉的范宣子因戎子駒支勾通楚國而拘執之，並責備其行爲之語。

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苦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語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讐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曹焉。

根據此文，戎子駒支被逐出秦地，棄其故土瓜州而寄身於晉時，晉賜給的南鄙之田仍是「狐狸所居，豺狼所嗥」之地。瓜州，據陳槃的「春秋大事表譏異」，是在「豫西渭南之群山中」（冊六、五三七葉），然晉賜給他的「南鄙之田」比瓜州更荒涼。周公把他的末弟封在如此荒涼之地真是令人難以想像！此故事，要之，把它看成是表示冀州之地在當時仍係戎狄雜處的邊裔地帶較爲合適。

戎子駒支自豪是「四嶽之裔胄」，這是因為像范宣子所說的「來，姜戎氏！」這樣，他們是姓姜的緣故。戎種之中稱姜姓的還有申戎。『國語』『周語』的「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就是見於『後漢書』『西羌傳』的「三十九年，伐申戎」的「申戎」。「西羌傳」的此記述，想必是根據『竹書紀年』的。戎氏中有稱中國姓者，駒支稱姜戎氏，這和小戎大戎稱姬姓，陸渾之戎稱允姓相同，說不定是屬於擬制性質的。

見於戎鼎的「淮戎」，恐怕也是此豫西諸戎之一，其所在，據記載淮戎討伐之事的戎殷一曰：「才高自，戎伐數，戎逕有師師虎臣，御戎于駢林，搏戎馱。」馱，乃申呂之呂地，確實是淮水上游之地。其戎，別於淮南系的南夷、東夷的北方戎種，這是無可疑義的。

二、新出戎氏三器

新出戎氏三器中，戎鼎一有「隹九年既望乙丑」，戎殷一有「隹六月初吉乙酉」，二器同記載着高自王的任命，其日辰能入同年的曆譜。可是，戎鼎一作「文祖乙公」、「文母日戊」之器，而戎殷一則作「文母日庚」之器，故器之製作可能稍有前後。想必戎鼎二的銘文內容與戎殷一有關聯，器係爲祭祀文母日庚所製作的寶賡簠彝。即戎鼎二與戎殷一是屬於同時期之器，戎鼎二係記載征命，而戎殷一係謂其戰果與獻捷禮。戎鼎二的征命，乃命令抵禦淮戎之事，銘文曰：

戎曰：烏虜！王唯念戎辟刺考甲公，王用肇事乃子戎，逕虎臣，御淮戎，戎曰：烏虜！朕文考

甲公，文母日庚未休，則尙安永宕乃子或心，安永襲或身，厥复享于天子，唯厥事乃子或，萬年辟事天子，毋又弔于厥身。

或拜頤首，對駟王命，用作文母日庚寶罍，用穆夙夜隣享孝安福，其子孫永寶（保）茲刺（烈）。

置「或曰」於文首的自敘形式銘辭係見於昭穆期的或或、也殷、孟殷等器。其中，或或恐怕要比此或氏諸器上溯一段時期。像置烏虘（𠄎）（於）、巳、繇、獻這樣的感歎詞於語端的形式亦始於康王後期的大孟鼎的𠄎，而多用於或或、或伯或殷、也殷、班殷等昭穆期之器。

想必或辟考甲公就是見於或、或或、或伯或殷諸器的或或這個人。謂或殷一作文祖辛公之器，或殷二、或或、或或尊等作文考乙公之器。但或伯或殷稱其父爲皇考釐王，伯或殷作西宮之寶器，能夠稱王號之家受到了注意。皇考釐王，蓋文考乙公的廟號尊稱。而其作器者，乃此器銘裡所說的「或辟考甲公」這個人。或鼎一作文母日庚之器。即或氏的世系能追尋出如下的關係：

文祖辛公——文祖乙公（釐王）·妣文母日庚——文考甲公·妣日庚——或

從伯或、或伯或之器稱「皇考釐王」及「西宮」這樣的王號、廟號而言，這個伯或係或的本宗人，因此被稱爲「或辟考甲公」。或鼎、或殷之或，自稱「乃子或」，係其嫡系之人。新出三器，其作器、銘辭均係前後有關聯之器。

在發布或鼎二的征命以前，舉行或的命服賜與儀式，在或鼎一的銘文裡記載着此事，曰：

佳九月既望乙丑，才高白，王剗姜事內史友員，易或玄衣，朱統檢，或拜頤首，敢對駟王剗姜休，用乍寶鬯鬯鼎，其用夙夜，享孝于厥文且乙公于文母日戊，其子孫永寶。

此賜與命服的儀式是在叫做高白的軍事基地舉行，未備冊命廷禮的形式，且其賜與者並不是王，而是叫做王剗姜的王后，這是極不尋常的事例。王剗姜係姜姓的夫人，係從姜姓四國之中所嫁入者。與「剗」同形之字見於小臣傳卣（『金文通釋』「補記篇」卷一上，四三六頁），伯剗父於成周的殷禮之際，賞賜師田父的使者小臣傳，小臣傳對揚其休賜，作文考日甲之器。小臣原係由殷王族貴族的身分稱號而來的，用這種稱呼的大都是殷系的氏族。

關於此或鼎一的賜與係有關軍禮之事，從其儀式是在軍事基地舉行，又賜與像朱統檢這樣的旂亦可推測得出。問題是出在像這樣嚴肅的軍禮却由王后王剗姜來主持。關於王后夫人不僅是內事，而且尚參與諸族的外交關係者，雖有周初的王姜、康昭期的天君等事例，但於此器，係因為或所期待的軍事行動對象恐怕與姜姓諸國的安否有休戚相關的緣故。此事，在或鼎二裡有明確的交代。

或鼎二的征命，不是直接記載王的誥命，而改換為或的自敘形式。或，想必是彘氏的後裔，然對周室而言，是陪臣的身分。因此，稱他的王命作「或曰：烏虘！王唯念或辟刺考甲公，王用肇事乃子或，逌虎臣，御淮戎。」把受征命之休寵完全歸之於那個刺考甲公，繼而感謝他的恩德：「或曰：烏虘！朕文考甲公，文母日庚未休，則尚安永宕乃子或心，安永襲或身。」然後自述祈語：「厥复享于天子，唯厥事乃子或，萬年辟事天子，毋又罪于厥身。」雖冠以「對揚王命」之語，然銘文之主旨，

毋寧視作對父祖文母之靈爲宜。

蓋以此器作爲文母日庚的寶障簾彝而獻給文母之事亦可視爲特異的事例。在戎的自敘語裡亦稱父母作「朕文考甲公，文母日庚未休」，乃表示關於此征命仰仗父母的威靈之意。而此事，至第三器的或殷一有給予明確的表示，銘曰：

佳六月初吉乙酉，才高自，戎伐敦，或逵有嗣師氏奔追，御戎于賊林，搏戎馘，朕文母，競敏啟行，休宥厥心，永襲厥身，卑克厥畜，隻馘百，執嚙二夫，孚戎兵旣（盾）矛戈弓備矢裨冑，凡百又卅又五叔，孚戎孚人百又十又四人，衣搏，無罪于戎身。

乃子或拜頤首，對訊文母福刺，用乍文母日庚寶障殷，卑乃子或萬年，用夙夜障，享孝于厥文母，其子孫，永寶。

雖征命發布於高自，然係或爲了戎侵寇敦，在賊林之地迎擊之。「敦」、「賊林」雖難考據其地理位置，但「搏戎馘」之「馘」係見於泉、泉或諸器的「馘」、「馘侯」之地，即文獻上所說的「甫」，又申呂之「呂」也。宗周鐘的作器者係甫侯，在器上，他自稱馘。當時，豫西諸戎極一時之猖獗，在姜姓諸國之中，恐怕亦有棄其故土者。「詩經」大雅「崧高」係歌頌嶽神後裔的姜姓申伯，失其故土而客寄於周，宣王命召伯虎築謝城，徹土田，繼而賜車馬，遷私人，使入居於謝的情形。申伯棄其故土雖不知係何時，但恐怕有像昭王南征而沒於漢上這樣的變遷而漸次釀成如此的情勢也說不定。

當時，自伊洛之地至淮水上游一帶，有所謂「揚拒泉臬伊雒之戎」（「左傳」僖公十一年）及勢

力強大的陸渾之戎等。陸渾之戎在伊域，屬晉地者稱九州之戎，在洛域者稱陰地之戎，此諸戎，想必更深地遷播於此山谷之間。在春秋期，以他們的根據地而稱呼的諸戎，古昔多屬於此戎器裡所說的「淮戎」。

在他們之中，有像戎子駒支稱爲姜戎氏的，這是因爲後來他們自誇係炎帝姜姓出身，又其淮上的居住地是姜姓諸國立國之地的緣故。然而，姜戎冒稱姜姓之事，從發布討伐征命時王剗姜親臨典禮一事亦可推知。從王剗姜的立場而言，淮戎是他祖國的最大敵人；又關於其征伐起用戎之事，是因爲此地區的作戰，歷代均爲戎氏所擔當，特別是在與馱侯的關係上最爲密切的緣故。

三、彘戎與馱侯

彘戎二記載或受其征命曰：「烏虜！王唯念或辟刺考甲公，王用肇事乃子戎，逌虎臣，御淮戎。」特以刺考甲公的功勳作爲繼承者而定了自己的地位。刺考甲公會從其事而獲致功勳者，想必含有昭穆期的彘、彘戎及伯戎諸器上所說的意思。

戎氏，原是彘戎，相傳係在殷周時興起祿父之亂的祿父後裔。祿父之事，幾乎史無所傳，『史記』「殷本紀」有「周武王，遂斬紂頭，縣之白旗，殺妲己，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令修行殷庚之政，殷民大說。」恢復盤庚之政者，係根據「呂覽」「慎大篇」，但「呂覽」無記載武庚祿父之事。『尚書大傳』雖有「武王殺紂，立武庚而繼公子祿父」之語，

但在「鄭詩譜」疏、豳風「破斧」疏、「左傳」定公四年疏中所引的「尚書大傳」並無「立武庚」三字。「白虎通」「姓名篇」有「祿甫元名武庚」，「洪範」鄭注有「武庚字祿父，紂子也」，也還是相同的說法。「左傳」僖公六年有「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微子從之。」此文釋作立微子，但「史記」「宋微子世家」謂武庚誅滅後，封微子於宋。如果西周的彙、彙或係彙父後裔，則彙父應該仍能保其遺裔才對。

可是，有關祿父之亂係歷史事實，這由大保設的「王伐彙子耶（聖），獻厥反，王降征令圻大保，大保克彘（敬），亡曹（譴），王造大保，易休余土，用茲（茲）彘對令。」之銘文可知。其彙子耶係見於天子聖觚的「天子耶乍父丁彝」，稱為天子。唯因稱父為父丁，所以知道他不是辛紂的嫡子。關於管蔡二叔之叛，「孟子」「公孫丑下」有「管蔡以殷畔」，「左傳」有「管蔡為戮」（襄公二十一年）、「管蔡啟商」（定公四年）之語，但此是否彙父之事或者同時之事則不詳。在「尚書」的「金縢」、「詩經」的「鴟鴞」等所說的三監三叔之叛，想必是混同着這些事而留傳下來的吧！

祿父能夠保住其後裔，恐怕是因為受征命不久就歸順而協助周室的統治政策的緣故。賜予征討彙子聖的大保的「余土」，即宋地，後來微子入封於此，又彙氏之族被視為成周庶殷之一而遷居於此。殷王室出身的彙氏之族被視為成周庶殷的統轄者是很合適的。表示其間動態的有彙伯或設，其文首曰：